

沈小霞相会出师表

闲坐书斋阅古今，偶逢奇事感人心。忠臣反受奸臣制，肮脏英雄泪满襟。休解绶，慢投簪，从来日月岂常阴？到头祸福终须应，天道还分贞与淫。

话说国朝嘉靖年间，圣人在位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只为用户用错了一个奸臣，浊乱了朝政，险些不得太平。那奸臣是谁？姓严，名嵩，号介溪，江西分宜人氏。以柔媚得幸，交通宦官，先意迎合，精勤斋醮，供奉青词，缘此骤致贵显。为人外装曲谨，内实猜刻，谗害了大学士夏言，自己代为首相，权尊势重，朝野侧目。儿子严世蕃系官生直做到工部侍郎；他为人更狠，因有些小人之才，博闻强记，能思善算，介溪公最听他的说话，凡疑难大事，必须与他商量。朝中有“大丞相”“小丞相”之称。

他父子济恶，招权纳贿，卖官鬻爵。官员求富贵者，以重赂献之，拜他门下，做干儿子，即得升迁显位，由是，不肖之人，奔走如市，科道衙门，皆其心腹爪牙，但有与他作对的，立见奇祸，轻则杖谪，重则杀戮，好不利害！除非不要性命的，才敢开口，说他句言话儿。若不是真正关龙逢比干十二分忠君爱国的，宁可误了朝廷，岂敢得罪宰相！其时有无名子感慨时事，将“神童诗”改成四句云：

少小休勤学，钱财可立身。

君看严宰相，必用有钱人。

又改四句道是：

天子重权豪， 开言惹祸苗。

万般皆下品， 只有奉承高。

只为严嵩父子恃宠贪虐，罪恶如山，引出一个忠臣来，做出一段奇奇怪怪的事迹，留下一段轰轰烈烈的话柄，一时身死，万古名扬。正是：

家多孝子亲安乐， 国有忠臣世太平。

那人姓沈，名炼，别号青霞，浙江绍兴人氏。其人有文经武纬之才，济世安民之志，从幼慕诸葛孔明之为人。孔明文集上有《前出师表》《后出师表》。沈炼平日爱诵之，手自抄录数百篇，室中到处粘壁，每逢酒后，便高声背诵；念到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”往往长叹数声，大哭而罢，以此为常。人都叫他狂生。嘉靖戊戌年中了进士，除授知县之职。他共做了三处知县。那三处？溧阳，荏平，清丰。这三任官做得好。真个是：

吏肃惟遵法， 官清不受钱。

豪强皆敛手， 百姓尽安眠。

因他生性抗直，不肯阿奉上官，左迁锦衣卫经历。一到京师，看见严家赃秽狼藉，心中甚怒。忽一日值公宴，见严世蕃倨傲之状，已是九分不乐。饮至中间，只见严世蕃狂呼乱叫，旁若无人，索巨觥飞酒，饮不尽者罚之。这巨觥约容酒十余盅，坐客惧世蕃威势，无人敢不吃。只有一个马给事，天性绝饮，世蕃故意将巨觥飞到他面前。马给事再三告免，世蕃不许。马给事略沾唇，面便发赤，眉头打结，愁苦不胜。世蕃自走下席，亲手揪了他的耳

朵，将巨觥灌之。那给事出于无奈，闷着气，一连几口吃尽；不吃也罢，才吃下时，觉得天在下，地在上，墙壁都团团转动，头重脚轻，站立不住。世蕃拍手呵呵大笑。

沈炼一肚子不平之气，忽然揎袖而起，抢起那只巨觥在手，斟得满满的，走到世蕃面前，说道：“马司谏承老先生赐酒，已沾醉不能为礼，下官代他酬老先生一杯。”世蕃愕然。方欲举手推辞，只见沈炼声色俱厉道：“此杯别人吃得，你也吃得！别人怕着你，我沈炼不怕你！”也揪了世蕃的耳朵灌去。世蕃一饮而尽。沈炼掷杯于案，一般拍手呵呵大笑。唬得众官员面如土色，一个个低着头不敢则声。世蕃假醉，先辞去了。沈炼也不送，坐在椅上叹道：“咳！‘汉贼不两立！’‘汉贼不两立！’”一连念了七八句。这句话也是“出师表”上的说话，他把严家比着曹操父子。众人只怕世蕃听见，倒替他捏两把汗。

沈炼全不为意，又取酒连饮几杯，尽醉方散；睡到五更醒来，想道：“严世蕃这厮，被我使气逼他饮酒，他必然记恨来暗算我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有心只是一怪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我想严嵩父子之恶，神人怨怒，只因朝廷宠信甚固，我官卑职小，言而无益。欲待觑个机会，方才下手，如今等不及了，只当做张子房在博浪沙中椎击秦始皇，虽然击他不中，也好与众人做个榜样。”就枕上思想疏稿，想到天明已就，起身焚香盥手，写起奏疏。疏中备说严嵩父子招权纳贿，穷凶极恶，欺君误国十大罪，乞诛之，以谢天下。圣旨下道：“沈炼谤讪大臣，沽名钓誉，着锦衣卫重打一百，发去口外为民。”

严世蕃差人分付锦衣卫官校，定要将沈炼打死。亏得堂上官

是个有主意的人。那人姓陆，名柄，平时极敬重沈公气节；况且又是属官，相处得合，因此反加周全，好生打个出头棍儿，不甚利害。房部注籍保安州为民。

沈炼带着棍疮，即日收拾行李，带领妻子，雇着一乘车儿，出了国门，望保安进发。原来沈公夫人徐氏所生四个儿子：长子沈襄，本府廩膳秀才，一向留家；次子沈袞、沈褰，随任读书；幼子沈裘，年方周岁。嫡亲五口儿上路。满朝文武，惧怕严家，没一个敢来送行，有诗为证：

一纸封章忤庙廊，萧然行李入遐荒。

但知不敢攀鞍送，恐触权奸惹祸殃。

一路上辛苦，自不必说。且喜到了保安地方。那保安州属宣府，是个边远地方，不比内地繁华，异乡风景，举目凄凉；况兼连日阴雨，天昏地黑，倍加惨戚。欲赁间民房居住，又无相识指引，不知何处安身是好。

正在徬徨之际，只见一人，打着小伞前来，看见路旁行李，又见沈炼一表非俗，立住了脚，相了一回，问道：“官人尊姓？何处来的？”沈炼道：“姓沈，从京师来。”那人道：“小人闻得京中有个沈经历上本，要杀严嵩父子，莫非官人就是他么？”沈炼道：“正是。”那人道：“仰慕多时，幸得相会。此非说话之处。寒家离此不远，便请携宝眷同行，到寒家权下，再作区处。”

沈炼见他十分殷勤，只得从命；行不多路，便到了；看那人家，虽不是个大大宅院，却也精雅。那人揖沈炼至于中堂，纳头便拜。沈炼慌忙答礼，问道：“足下是谁？何故如此相爱？”那人

道：“小人姓贾名石，是宣府卫一个舍人。哥哥是本卫千户，先年身故无子，小人应袭。为严贼当权，袭职者都要重赂，小人不愿为官，托赖祖荫，有数亩薄田，务农度日。数日前闻阁下弹劾严氏，此乃天下忠臣义士也。又闻编管在此，小人渴欲一见，不意天遣相遇，三生有幸。”说罢，又拜下去。

沈公再三扶起，便教沈袞、沈襄与贾石相见。贾石教老婆迎接沈奶奶到内宅安置，交卸了行李，打发车夫等去了，分付庄客宰猪整酒，款待沈公一家。

贾石道：“这等雨天，料阁下也无处去，只好在寒家安歇了。请安心多饮几杯，以宽劳顿。”沈炼谢道：“萍水相逢，便成厚款，何以当此？”贾石道：“农庄粗粝，休嫌简慢。”当日宾主酬酢，无非说些感慨时事的说话。两边说得情投意合，只恨相见之晚。

过了一宿，次早，沈炼起身，向贾石说道：“我要寻所房子，安顿老小，有烦舍人指引。”贾石道：“要什么样的房子？”沈炼道：“只像宅上这一所，十分足意了。租价但凭尊教。”贾石道：“不妨事。”出去趲了一回，转来道：“凭房尽多，只是齷齪低洼，急切难得中意。阁下不若就在草舍权住几时。小人领着家小，自到外家去住。等阁下还朝，小人回来。可不稳便？”沈炼道：“虽承厚爱，岂敢占舍人之宅？此事决不可。”贾石道：“小人虽是村农，颇识好歹。慕阁下忠义之士，想要执鞭随镫，尚且不能，今日天幸降临，权让这几间草房与阁下作寓，也表我小人一点敬贤之心，不须推逊。”话毕，即忙分付庄客，推个车儿，牵个马儿，带个驴儿，一伙子将细软家私搬去，其余家常动使家火都留与沈公日用。

沈炼见他慨爽，甚不过意，愿与他结义为兄弟。贾石道：“小

人一介村农，怎敢僭扳贵宦。”沈炼道：“大丈夫意气相投，那有贵贱？”贾石小沈炼五岁，就拜沈炼为兄。沈炼教两个儿子拜贾石为义叔。贾石也唤妻子出来，都相见了，做了一家亲戚。贾石陪过沈炼吃饭已毕，便引着妻子到外舅李家去讷。自此沈炼只在贾石宅子内居住。时人有诗叹贾舍人借宅之事。诗曰：

倾盖相逢意气真，移家借宅表情亲。

世间多少亲和友，竞产争财愧死人！

却说保安州父老闻知沈经历为上本参严阁老，贬斥到此，人人敬仰，都来拜望，争识其面，也有运柴运米相助的，也有携酒肴来请沈公吃的，又有遣子弟拜于门下求教的。沈炼每日间与地方人等讲论忠孝大节，及古来忠臣义士的故事；说到伤心处，有时毛发倒竖，拍案大叫，有时悲歌长叹，涕泪交流。地方若老若少，无不耸听欢喜。或时唾骂严贼，地方人等齐声附和。其中若有不开口的，众人就骂他是不仁不义。一时高兴，以后率以为常。又闻得沈经历文武全才，都来合他去射箭。

沈炼教把稻草扎成三个偶人，用布包裹，一写“唐奸相李林甫”，一写“宋奸相秦桧”，一为“明奸相严嵩”。把那三个偶人，做个射鹄。假如要射李林甫的，便高声骂道：“李贼看箭！”秦贼、严贼都是如此。北方人性直，被沈经历聒得热闹了，全不虑及严家知道。

自古道：“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”世间只有权势之家，报新闻的极多。早有人将此事报知严嵩父子。严嵩父子深以为恨，商议要寻个事头，杀却沈炼，方免其患。

适值宣大总督员缺，严阁老分付吏部，教把这缺与他们人干儿子杨顺做去。吏部依言，就把那侍郎杨顺差往宣大总督。杨顺往严府拜辞，严世蕃置酒送行，席间屏人而语，托他要查沈炼过失。杨顺领命，唯唯而去。正是：

合成毒药惟需酒，铸就钢刀待举手。

可怜忠义沈经历，还向偶人夸大口！

却说杨顺到任不多时，适遇大同鞑虏俺答引众人寇应州地方，连破了四十余堡，掳去男妇无算。杨顺不敢出名救援，直待鞑虏去后，方才遣兵调将，为追袭之计，一般击锣击鼓，扬旗放炮，鬼混一场，那曾看见半个鞑子的影儿！杨顺情知失机惧罪，密谕将士，拿获避兵的平民，将他剃头斩首，充做鞑虏首级，解往兵部报功。那一时，不知杀死了多少无辜的百姓。

沈炼闻知其事，心中大怒，写书一封，教中军官送与杨顺。中军官晓得沈经历是个惹祸的太岁，书中不知写甚么说话，那里肯与他送进。沈炼就穿了青衣小帽，在军门伺候杨顺出来，亲自投递。杨顺接来看时，书中大略说道：“一人功名事极小，百姓性命事极大。杀平民以冒功，于心何忍？况且遇鞑贼止于掳掠，遇我兵反加杀戮，是将帅之恶，更甚于鞑虏矣！”书后又附诗一首。诗云：

杀生报主意何如？解道功成万骨枯！

试听沙场风雨夜，冤魂相唤觅头卢。杨顺见书大怒，扯得粉碎。

却说沈炼又做了一篇祭文，率领门下子弟，备了祭礼，望空祭奠那冤死之鬼；又作《塞下吟》云：

云中一片虏烽高，出塞将军已著劳。
不斩单于诛百姓，可怜冤血染霜刀！

又诗云：

本为求生来避虏，谁知避虏反戕生！
早知虏首将民假，悔不当时随虏行！

杨都督标下有个心腹指挥，姓罗，名镡，抄得此诗并祭文，密献于杨顺。杨顺看了，愈加怨恨，遂将第一首诗改窜数字。诗曰：

云中一片虏烽高，出塞将军枉著劳。
何似借他除佞贼？不须奏请上方刀。

写就密书，连改诗封固，就差罗镡送与严世蕃。书中说沈炼恨着相国父子，阴结死士剑客，要乘机报仇。前番鞑虏入寇，他吟诗四句，诗中有借虏除之语，意在不轨。

世蕃见书大惊，即请心腹御史路楷商议。路楷曰：“不才若往按彼处，当为相国了当这件大事。”世蕃大喜，即分付都察院，便差路楷巡按宣大。临行，世蕃治酒款别，说道：“烦寄语杨公，同心协力；若能除却这心腹之患，当以侯伯世爵相酬，决不失信于二公也。”

路楷应诺；不一日，奉了钦差敕命，来到宣府到任，与杨总督相见了。路楷遂将世蕃所托之语，一一对杨顺说知。杨顺道：“学生为此事朝思暮想，废寝忘餐，恨无良策，以置此人于死地。”路楷道：“彼此留心，一来休负了严公父子的付托，二来自家富贵的机会，不可错过。”杨顺道：“说得是。倘有可下手处，彼此相报。”

当日相别去了。

杨顺思想路楷之言，一夜不睡；次早坐堂，只见中军官报道：“今有蔚州卫拿获妖贼二名，解到辕门外，伏听钧旨。”杨顺道：“唤进来。”解官磕了头，递上文书。杨顺拆开看了，呵呵大笑。这二名妖贼，叫做阎浩、杨胤夔，系妖人萧芹之党。

原来萧芹是白莲教的头儿，向来出入虏地，惯以焚香惑众，哄骗虏酋俺答，说自家有奇术，能骂人使人立死，喝城使城立颓。虏酋愚甚，被他哄信，尊为国师。其党数百人，自为一营。俺答几次入寇，都是萧芹等为之向道。中国屡受其害。

先前史侍郎做总督时，遣通事重赂虏中头目脱脱，对他说道：“天朝情愿与你通好，将俺家布粟，换你家马，名主‘马市’，两下息兵罢战，各享安乐，此是美事；只怕萧芹等在内作梗，和好不终。那萧芹原是中国一个无赖小人，全无术法，只是狡伪，哄诱你家抢掠地方，他于中取事。郎主若不信，可叫萧芹试其术法。委的喝得城颓，咒得人死，那时合当重用；若骂人人不死，喝城城不颓，显是欺诳，何不缚送天朝？天朝感郎主之德，必有重赏。马市一成，岁岁享无穷之利，却强如抢掠的勾当。”

脱脱点头道：“是。”对郎主俺答说了。俺答大喜，约会萧芹，要将千骑随之，从其术而入，试其喝城之技。萧芹自知必败，改换服色，连夜脱身逃走，被居庸关守将盘诘，并其党乔源、张攀隆等拿住，解到史侍郎处。招称妖党甚众，山西畿南，处处俱有。一向分头缉捕。

今日阎浩、杨胤夔亦是数内有名妖犯。杨总督看见获解到来，一者也算他上任一功，二者要借这个题目陷害沈炼，如何不喜；

当晚就请路御史来后堂商议道：“别个题目摆布沈炼不了，只有白莲教通虏一事，圣上所最怒。如今将妖贼阎浩、杨胤夔招中，窜入沈炼名字，只说浩等平日师事沈炼，沈炼因失职怨望，教浩等煽妖作幻，勾虏谋逆，天幸今日被擒，乞赐天诛，以绝后患。先用密禀，禀知严家，教他叮嘱刑部，作速复本。料这番沈炼之命，必无逃矣。”路楷拍手道：“妙哉！妙哉！”

两个当时就商量的本稿约齐同时发本。严嵩先见了本稿及稟帖，便教严世蕃传话刑部。那刑部尚书许论，是个罢软没用的老儿，听见严府分付，不敢怠慢，连心复本，一依杨路二人之议。圣旨倒下，妖犯着本处巡按御史即时斩决，杨顺荫一子锦衣卫千户，路楷记功升迁三级，俟京堂缺推用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杨顺自发本之后，便差人密地里拿沈炼下于狱中，慌得徐夫人和沈袞、沈褰没做理会，急寻义叔贾石商议。贾石道：“此必杨路二贼为严家报仇之意。既然下狱，必然诬陷以重罪。两位公子及今逃窜远方，待等严家势败，方可出头。若住在此处，杨路二贼决不干休。”沈袞道：“未曾看得父亲下落，如何好去？”贾石道：“尊大人犯了对头，决无保全之理。公子以宗祀为重，岂可拘于小孝，自取灭绝之祸？可劝令堂老夫人，早为远害全身之计。尊大人处，贾某自当央人看觑，不烦悬念。”

二沈便将贾石之言对徐夫人说知。徐夫人道：“你父亲无罪陷狱，何忍弃之而去？贾叔叔虽然相厚，终是个外人。我料杨路二贼，奉承严氏，不过与你爹爹作对，终不然累及妻子？你若畏罪而逃，父亲倘然身死，骸骨无收，万世骂你做不孝之子，何颜在

世为人乎！”说罢，大哭不止。沈袞、沈褒齐声恸哭。贾石闻知徐夫人不允，叹息而去。

过了数日，贾石打听的实，果然陷入白莲教之党，问成死罪。沈炼在狱中大骂不止。杨顺自知理亏，只恐临时处决，怕他在众人面前毒骂不好看相，预先问狱官责取病状，将沈炼结果了性命。贾石将此话报与徐夫人知道。母子痛哭，自不必说。又亏贾石多有识熟人情，买出尸首，嘱咐狱卒：“若官府要梟示时，把个假的答应。”却瞒着沈袞兄弟，私下备棺盛殓，埋于隙地。事毕，方才向沈袞说道：“尊大人遗体已得保全，直待事平之后，方好指点与你知道，今犹未可泄漏。”

沈袞兄弟感谢不已。贾石又苦口劝他兄弟二人逃走。沈袞道：“极知久占叔叔高居，心上不安；奈家母之意，欲待是非稍定，搬回灵柩，以此迟延不决。”贾石怒道：“我贾某生平，为人谋而尽忠，今日之言，全是为你家门户，岂因久占住房，说发你们起身之理？既嫂嫂老夫人之意已定，我亦不敢相强。但我有一小事，即欲远出，有一年半载不回。你母子自小心安住便了。”觑着壁上贴得有前后“出师表”各一张，乃是沈炼亲笔楷书，贾石道：“这两幅字可揭来送我，一路上做个纪念。他日相逢，以此为信。”沈袞就揭下两纸，双手折叠，递与贾石。贾石藏于袖中，流泪而别。

原来贾石算定杨路二贼设心不善，虽然杀了沈炼，未肯干休。自己与沈炼相厚，必然累及，所以预先逃走在河南地方宗族家权时居住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路楷见刑部复本，有了圣旨，便于狱中取出阎浩、杨胤夔斩讫，并要割沈炼之首，一同梟示。谁知沈炼真尸已被贾石买

去了，官府也那里辨验得出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杨顺看见止于荫子，心中不满，便向路楷道：“当初严东楼许我事成之日，以侯伯爵相酬，今日失信，不知何故？”路楷沉思半晌，答道：“沈炼是严家紧对头，今止诛其身，不曾波及其子，斩草不除根，萌芽复发，相国不足我们之意，想在于此。”杨顺道：“若如此，何难之有？如今再上个本，说沈炼虽诛，其子亦宜知情，还该坐罪，抄没家私，庶国法可伸，人心知惧。再访他同时射箭的几个狂徒，并借屋与他住的，一齐拿来治罪，出了严家父子之气。那时却将前言取偿，看他有何推托。”路楷道：“此计大妙。事不宜迟。乘他家属在此，一网打尽，岂不快哉！一只怕他儿子知风逃避，却又费力。”杨顺道：“高见甚明。”一面写表申奏朝廷，再写禀贴到严府知会，自述孝顺之意；一面预先行牌保安州知州，着用心看守犯属，勿容逃逸，只候旨意批下，便去行事。诗曰：

破巢完卵从来少，削草除根势或然。

可惜忠良遭屈死，又将家属媚当权。

再过数日，圣旨下来。州官奉着宪牌，差人来拿沈炼家属，并查平素往来诸人姓名，一一挨拿。只有贾石名字先经出外，只得将在逃开报。此见贾石见机之明也。时人有诗赞云：

义气能如贾石稀，全身远避更知几。

任他罗网空中布，争奈仙禽天外飞。

却说杨顺见拿到沈袞、沈褰，亲自鞫问，要他招承通虏实迹。二沈高声叫屈，那里肯招；被杨总督严刑拷打，打得体无完肤，

沈袞、沈褰熬炼不过，双双死于杖下。可怜少年公子，都入枉死城中！其同时拿到犯人，都坐个同谋之罪，累死者何止数十人。幼子沈袞，尚在襁褓免罪，随着母徐氏，另徙在云州极边，不许在保安居住。

路楷又与杨顺商议道：“沈炼长子沈褰，是绍兴有名秀才。他时得第，必然衔恨于我辈。不若一并除之，永绝后患。亦要相国知我用心。”

杨顺依言，便行文书到浙江，把做钦犯，严提沈褰来问罪；又分付心腹经历金绍，择取有才干的差人，赍文前去，嘱他中途伺便，便行谋害，就所在地方讨个病状回缴，事成之日，差人重赏，金绍许他荐本超迁。

金绍领了台旨，急急回衙，着意的选两名积年干事的公差，无过是张千、李万。金绍唤他到私衙，赏了他酒饭，取出私财二十两相赠。张千、李万道：“小人安敢无功受赐？”金绍道：“这银两不是我送你的，是总督杨爷赏你的，叫你齐文到绍兴去拿沈褰，一路不要放松他，须要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回来还有重赏；若是怠慢，总督老爷衙门不是取笑的。你两个自去回话。”张千、李万道：“莫说总督老爷钧旨，就是老爷分付，小人怎敢有违！”收了银子，谢了金经历，在本府领下公文，疾忙上路，往南进发。

却说沈褰号小霞，是绍兴府学廪膳秀才。他在家久闻得父亲以言事获罪，发去口外为民，甚是挂怀，欲亲到保安州一看，因家中无人主管，行止两难。

忽一日，本府差人到来，不由分说，将沈褰锁缚解到府堂。知府教把文书与沈褰看了备细，就将回文和犯人交付原差，嘱他

一路小心。

沈襄此时方知父亲及二弟俱已死于非命，母亲又远徙极边，放声大哭；哭出府门，只见一家老小都在那里，搅做一团的啼哭。原来文书上有奉旨抄没的话，本府已差县尉封锁了家私，一家人口尽皆逐出。

沈小霞听说，真是苦上加苦，哭得咽喉无气。霎时间，亲戚都来与小霞话别；明知此去多凶少吉，少不得说几句劝解的言语。小霞的丈人孟春元，取出一包银子，送与二人公差，求他路上看顾女婿。公差嫌少不受。孟氏娘子又沃上金钗一对，方才收了。

沈小霞带着哭，分付孟氏道：“我此去死多生少，你休为我忧念，只当我已死一般，在爷娘家过活。你是书礼之家，谅无再醮之事，我也放心得下。”指着小妻闻淑女说道：“只这女子年纪幼小，又无处着落，合该叫他改嫁。奈我三十无子，他却有两个半月的身孕，他日倘生得一男，也不绝了沈氏香烟。娘子，你看我平日夫妻面上，一发带他到丈人家去住几时，等待十月满足，生下或男或女，那时凭你发遣他去便了。”

话声未绝，只见闻氏淑女哭道：“官人说那里话！你去数千里之外，没个亲人朝夕看觑，怎生放下？大娘自到孟家去，奴家情愿蓬首垢面，一路伏侍官人前行。一来官人免致寂寞，二来也替大娘分得些忧念。”沈小霞道：“得个亲人做伴，我非不欲；但此去多分不幸，累你同死他乡何益？”闻氏道：“老爷在朝为官，官人一向在家，谁人不知！便诬陷老爷有些不是的勾当，家乡隔绝，岂是同谋？妾帮着官人到官申辨，决然罪不至死。就使官人下狱，

还留贱妾在外，尚好照管。”

孟氏也放丈夫不下，听得闻氏说得有理，极力撺掇丈夫带淑女同去。沈小霞平日素爱淑女有才智；又见孟氏苦劝，只得依允。当晚众人齐到孟春元家歇了一夜。次早，张千、李万催促上路。闻氏换了一身布衣，将青布裹头，别了孟氏，背着行李，跟着沈小霞便走。那时分别之苦，自不必说。

一路行来，闻氏与沈小霞寸步不离，茶汤饭食都亲自搬取。张千、李万初时还好言好语，过了扬子江到徐州起旱，料得家乡已远，就做出嘴脸来，呼么喝六，渐渐难为他夫妻两个来了。闻氏看在眼里，私对丈夫说道：“看那两个差人，不怀好意。奴家女流之辈，不识路径，若前途有荒僻旷野所在，须是用心提防。”

沈小霞虽然点头，心中还只是半疑半信。又行了几日，看见两个差人不住的交头接耳，私下商量说话；又见他包裹中有倭刀一口，其白如霜，忽然心动害怕起来，对闻氏说道：“你说这差人其心不善，我也觉得有七八分了。明日是济宁府界上，过了府去，便是太行山梁山泊一路荒野，都是响马，出入之所，倘到彼处他们行凶起来，你也救不得我，我也救不得你，如何是好？”闻氏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官人有何脱身之计，请自方便。留奴家在此，不怕那两个差人生吞了我。”沈小霞道：“济宁府东门内有个冯主事，丁忧在家。此人最有侠气，是我父亲极相厚的同年，我明日去投奔他，他必然相纳。只怕你妇人家没志量打发这两个差人，累你受苦，于心何安？你若有力量支持他，我去也放胆。不然，与你同生同死，也是天命当然，死而无怨。”闻氏道：“官人有路尽走，奴家自会摆布，不劳挂念。”

这里夫妻暗地商量。那张千、李万辛苦了一日，吃了一肚酒，鼾鼾的熟睡，全然不觉。次日早起上路，沈小霞问张千道：“前去济宁还有多少路？”张千道：“只四十里，半日就到了。”沈小霞道：“济宁东门内冯主事是我年伯，他先前在京师时，借过我父亲二百两银子，有文契在此。他管过北新关，正有银子在家。我若去取讨前欠，他见我是落难之人，必然慨付。取得这项银两，一路上盘缠也得宽裕，免致吃苦。”张千意思，有些作难。李万随口应承了，向张千耳边说道：“我看这沈公子是忠厚之人，况爱妾行李都在此处，料无他故。放他去走一遭，取得银两，都是你我二人的造化，有何不可？”张千道：“虽然如此，到饭店安歇行李，我守住小娘子在店上，你紧跟着同去，万无一失。”

话休絮烦。看看已牌时分，早到济宁城外，拣个洁净店儿，安放了行李。沈小霞便道：“那一位同我到东门走一遭？转来吃饭未迟。”李万道：“我同你去。或者他家留酒饭也不见得。”闻氏故意对丈夫道：“常言道：‘人面逐高低，世情看冷暖。’冯主事虽然欠下老爷银两，见老爷死了，你又在难中，谁肯唾手交还？枉自讨个厌贱。不如吃了饭赶路为上。”沈小霞道：“这里进城到东门不多路，好歹去走一遭，不折了什么便宜。”

李万贪了这二百两银子，一力撺掇该去。沈小霞分付闻氏道：“耐心坐坐。若转得快时，便是没想头了。他若好意留款，必然有些赍发。明日雇个轿儿抬你去。这几日在牲口上坐着，看你好生不惯。”闻氏觑个空向丈夫丢个眼色，又道：“官人早回，休教奴久待则个。”李万笑道：“去多少时，有许多说话，好不老气！”

闻氏见丈夫去了，故意招李万转来嘱咐道：“若冯家留饭，坐得久时，千万劳你催促一声。”李万答应道：“不消分付。”比及李万下阶时，沈小霞已走去一段路了。李万托着大意，又且济宁是他惯走的熟路，东门冯主事家，他也认得，全不疑惑；走了几步，又里急起来，觑个毛坑上，自在方便了，慢慢的望东门而去。

却说沈小霞回头看时，已不见了李万，做一口气急急的跑到冯主事家。也是小霞合当有救：正值冯主事独自在厅。两人京中旧时熟识，此时相见，吃了一惊。沈襄也不作揖，扯冯主事衣袖道：“借一步说话。”

冯主事已会意了，便引到书房里面。沈小霞放声大哭。冯主事道：“年侄有话快说，休得悲伤，误其大事。”沈小霞哭诉道：“父亲被严贼诬陷，已不必说了。两个舍弟随任的，都被杨顺、路楷杀害，只有小侄在家，又行文本府提去问罪，一家宗祀，眼见灭绝！又两个差人心怀不善，只怕他受了杨路二贱之嘱，到前边太行、梁山等处暗算了性命，寻思一计脱身，来投老年伯。老年伯若有计相庇，我亡父在天之灵必然感激！若老年伯不能遮护，小侄便此触阶而死。死在老年伯面前，强似死于奸贼之手！”冯主事道：“贤侄不妨。我家卧室之后，有一层复壁，尺可藏身，他人搜检不到之处。今送你在内权住数日。我自有道理。”沈襄拜谢道：“老年伯便是重生父母！”

冯主事亲执沈襄之手，引入卧房之后，揭开地板一块，有个地道，从此而下，约走五六十步，便有光亮，有小小廊屋三间，四面皆楼墙图裹，果是人迹不到之处。每日茶饭，都是冯主事亲自送入。他家法极严，谁人敢泄漏半个字！正是：